

We are all lonesome

青春少年的寂寞年华，在美丽清凉的风中绽放。



我们都寂寞

王皓舒 / 著

 重庆出版社

八
〇
以
降
遍
地
才
华



With over 100 illustrations



THE BUTTERFLY GARDEN

100 ILLUSTRAT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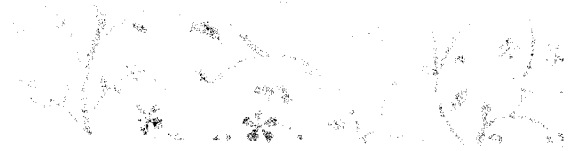
100 ILLUSTRATIONS

我们都寂寞

We are all lonesome

王皓舒 / 著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都寂寞/王皓舒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5. 10

ISBN 7-5366-7318-3

I. 我... II. 王...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

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92318号

WOMEN DOU JIMO

我们都寂寞

王皓舒 著

责任编辑 陈建军 石 涛

特约编辑 白 兰 王 勇

封面设计 门乃婷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特约经销 北京华章同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话 010-65949715/16/17-810

三河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制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 11.25

字数 150 千字

2005年10月第1版

2005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7-5366-7318-3/I · 1266

定价: 20.00元

自序

时至今日，要我为自己的集子写点什么，最终还是要回到写作这件事上，这是我坚持了许多年的事，也是可以令我享受一生的事。

有时候，我会痴痴地期待读者以这样的方式来接受我的文字——你们，是一杯杯的清水，我的文字，是一粒有缓释效用的药片，你们一点点地进入我的文字，它也一点点地在你们体内膨胀着，释放着，游走着。所有隐藏的情愫，复杂、混乱甚至矛盾的思想会在最后一刻一起发生作用，那些缤纷的、晦涩的、温暖的、刺痛点滴，将会散布到你的眼睛，你的耳朵，你的心脏，你的手指。你们的眼睛和我的文字之间不再隔着一尺的空气，而是彼此进入对方，那种奇妙的感觉，只有你知道，只有那些和我在灵魂深处彼此信任、彼此关爱的人们知道，不可言说，也不容妄加猜测。我的世界永远向你们敞开。

写作是一种沉潜在睡梦中的奇观，这是我长久以来的直觉。睡梦里面有藤蔓植物疯狂生长，冷艳的花朵大片绽放，潮水越过堤坝，善良的人们相聚离散，还有遗忘多年的旧事层层浮起。

醒来的时候，我会寻着它们外溢的痕迹，开始一次深入而友好的探访。那些像花蜜一样缓缓滑过我眼睛的流年碎影，一定不会就这么顽皮地跑散，它们是山泉，是溪流，只要我跟它们打过照面，就都不会迷路。它们知道我最终将去向那里，那隐秘而幽静的深潭，那浸满了我所有琐碎记忆的潭水，我最终将和它们融在一起，用双臂将它们拥抱，接它们回家。

结文成集，于我，是一种纪念，于你们，但愿是一份礼物。

王皓舒

2005年8月于中山大学康乐园

000000

目录

静如安澜

1

我们都寂寞

3

道别

10

静如安澜

13

突围

23

繁琐空白

28

洛阳三夜

38

逃

48

薇甘菊

55

原谅

64

路口

67

围场中的精灵

77

天山，天山以北

79

围场中的精灵

82

斑斓一季	83
荒漠中的美德	85
阵痛	89
后来，再后来	91
阵痛	95
五分	106
现在，停止·往事，开始	116
玻璃	123
悬浮	133
七节十四行	135
悬浮	138
昨天	143
穿梭	144
我要告诉你爸爸	146

WE ALL
ARE
LONESOME

静如安澜

我魂飞魄散地从没有尽头的楼梯上往下走
静极了
我的塑胶拖鞋啪嗒啪嗒地响着
敲打着日光暗淡的正午



我们都寂寞

2003年1月3日

屏幕下方有一排淡绿色的数字，显示拍摄时间为2002年12月19日19点34分，那是一个极为平常的日子。从我的衣着来看，那天应该有些冷，淡粉色的外套素雅的纯色，将我的皮肤衬得白皙无比，冰冰的鼻尖一碰就能化掉；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头发的颜色很杂，被高高束起之后，只有小小一撮；纤瘦的脖子上环着细细的银链子，快要断掉的样子。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阴郁的小女人，但镜头中显然是一个心里打着死结的女子，骄傲，无力，常受委屈……这一切，都清清楚楚地写在脸上。我取下肩上暗红色的JEANSPORT书包，取出透明的玻璃杯，将已经泡得软烂的菊花倒掉，从竹制的罐中拈出几颗玫瑰花蕾丢进杯里，开水冲进去的时候，它们转了几个圈，就静静地浮在水面上了。我浅浅地陷在沙发里，开始看一部错过了很多集的电视剧，杯中水的颜色一点一点地变深……

这个镜头持续了很久，以至于我已经忘记了屏幕中的自己正在被偷窥，竟然，竟然进入了连续剧的情节里，直到屏幕变成彻彻底底的湛蓝色。

雷把这盒录像带给我的时候，俨然一个彻底的混蛋，但我还是接了过来，没有抬头，只是用肩膀挤开堵在我面前的雷。那是一瞬间的事，就在我即将离去的一瞬，我闻到了雷身上温烫而诱惑的气味，烘烤着我暴露在寒风中的皮肤。迅速走开的我把雷远远地甩在身后，枯色的长头发垂下来，遮住了我也许微红的脸庞，也遮住了我也许慌乱的眼神，时间在我面前慢了下来，我看着自己从前一秒跨进下一秒，身旁的棕榈也看着这个女孩从一个世界跨向另一个世界。我忽然间无比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真正需要什么，我睁大了眼睛看着自己把冰冷的手指伸向密林中的蜂巢……不！我应该朝她大喊，我应该冲上去拉住她，我应该用恶劣的言语当众对她凌辱，好让那邪恶的念头永不翻身！

我把双腿平放在茶色的皮质沙发上，慢慢躺下。喉咙开始变得灼热，还有一点痛，脸庞烧烧的，浑身发冷，我裹紧身上的外套，闭上眼睛，头在沙发上寻找一个舒服的位置，快睡着的时候，我想起了第一次见雷时，那是怎样的一番情景……

大学一年级的新生，也还有许多背着双肩书包，春光灿烂着……那时的雷，就是这个样子吧……要把他介绍给我的时候，就是在这间公寓的门口，雷露出白白的牙齿，一个劲地冲我点头，两只手上拎满了大大小小的购物袋，发梢已被汗水打湿，甚至，甚至还有点害羞的样子……



2003年1月4日

早上醒来的时候，觉得很渴，但我只喝了一小口手边的矿泉水，想起身放点音乐，却想起音响早就坏掉了。我的索尼 DISCMAN 也被同学偷去砸掉了，学校里这两天反日情绪特别强烈，我看到自己心爱的东西被砸成碎片，一声都不敢吭，否则会有成群的人冲过来说，你不是中国人！在销毁一堆日本电子产品的时候，我看见那个叫太郎的日本留学生从旁边走过，低低地戴着帽子，双手沉沉地插在裤袋里，早早地去饭堂吃饭，听说前两天他心爱的吉他也被偷了……我又躺下了，很沮丧地呆在那里，雷的样子就一点一点地爬进我的世界……

在公寓里见过一面之后，不久他就单独约了我出去，没去什么有情调的地方，而是在略有吵闹的肯德基狠狠地吃了一顿，雷在每一根薯条上都涂上满满的番茄酱，大大咧咧地嚼着，和这个年纪那些愣头愣脑的傻小子没什么区别，那时他刚开始追宴。“听那些哥们儿说，追女生的重要一步就是要买通她的好友……”当雷把这些话丝毫不加掩饰地讲给我时，我一下就笑开了，心里面嘀咕着，像他这么傻的小孩，怎么谈恋爱呀！眼前的他还在连连说着，要我在宴面前多讲一点他的好话……当时的我，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如今的雷竟然把监视器装到我的家里来了。

云开门进来，我有些慵懒地躺在沙发上，眯着眼睛看着眼前这个高大沉稳的男人，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也被他骗了，他是不是也背着我对别的女孩子示爱。云觉察到了我眼中的疑惑，走过来，俯下身，吻我的眼睛，问我脸色怎么这么差？我勉强一笑说因为没有睡好，然后起身去整理凌乱的沙发，再次转过身来的时候，云竟然像变戏法一样将一盒温热的虾饺递到我面前，鲜香的味道尖尖地钻进我的鼻子，说实话我喜欢极了这种感觉，我需要像云这样有耐心又有恒心的男人常常变着法儿宠我，可以像顽童一样逗我开心，也可以像座山一样让我依靠，而他为我做的一切都应该是无缘无故、无欲无求的。云就是这样的男子，让我心甘情愿地把一切向他敞开，却不是像学姐传授的恋爱心得那样，时时防备着男人的种种把戏，从而保护好弱小无力的自己，而不是被他们保护或者遮蔽。想到这里，一个寒冷的念头从我们脑中闪过，雷和云，这两个男人几乎分享了我 and 宴所有的生活，我们的历史，我们的课程表，我们房间的钥匙，甚至我们心底的全部想法，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我们像两只伏在他们手心的蚂蚁，可以被他们温柔地呵护，也可以被他们轻而易举地捏死。

2003年1月5日

我醒来的时候，仍然在云的车里，白色轿车敞开的顶棚已经合上，耳旁呼呼地响着，我分不清是风声还是引擎的轰鸣，这些在白天可以忽略的声响，现在变成了夜的主题。云见我醒来，说刚好他也发困呢，让我跟他说话，要不然一会儿他一走神儿，我俩都玩儿完了。

沉默了一会儿，我问：“你想听点什么？”

他的眉毛随着眼睛的睁大很猛地挑了一下，睡意朦胧的双眼一下子又恢复了神采：



“哦，就讲讲你的生活吧，关于你的，我都想听。”云的脸上浮过一丝男孩般的笑容。是的，我一直都陶醉在他那孩童般清澈温暖的气质里，却早就忘了他的的确确大我七岁，是一家很牛气的企业的市场部经理，而我，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女学生，半夜里坐在他的车中前往他的私人别墅。我心里震颤着苦笑，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曾经自己所唾弃的女人。我想找出一些理由想让自己不那么难受，不过几秒钟之后，我又变回云身旁的那只慵懒的猫，心满意足地看着身旁这个无可挑剔的男人为我打开暖气，嗯，没什么不好。

我的脑中已经这般热闹了，但是我敢担保云一定丝毫都未察觉到，因为我的面容永远都是那般沉静，云，永远陶醉在里面。

在周围呼呼的声响中，我听到自己小小的声音在周围的空气中艰难地穿梭，尔后在顷刻间粉碎。“今天早上你进来之前，我躺在沙发上发呆，我在想一件奇怪的事情，宴昨天晚上和雷坐上夜半的巴士去了深圳，后来的时间都是我独自一人呆在空空的屋子里，接了五个电话，应了三次敲门，他们都在找宴，当我说宴去外地旅游，要过两天才能回来的时候，他们竟说出同样的话：‘天哪！这该怎么办！’在放下最后一个电话的时候，我就开始想，宴才离开一会儿，就有这么多事情找上门来，我每天跟她生活在一块儿，不觉得她跟我有什么区别呀，怎么她对于那些人就那么重要呢？换作是我出门旅游一两天，甚至一两个月，都不会有一个人来找我，想到这里，我就特别失落，我对于这个世界，对于身边的人，一点意义都没有，谁都不会在乎我的存在或者消失。云，我想回家，回到北方，我父母的身边，帮他们打扫房间做家务，做南方精致的小菜给他们吃……”我停住了，陷入对往昔的怀念，我裹紧云为我准备的外套，散开束起的头发，舒服地靠在座椅上，仰看开阔而圆整的天幕，还有上面纱一样的浮云和针尖一样的星星。我想，我只是在享受着发生着的一切吧，轿车，黑寂，夜风，郊外，还有王子一般高贵的云。

云的右手伸过来，摩挲着我冰冷的面庞，我几乎感觉得到云的每一丝指纹，听得见它们擦过我光洁的皮肤而发出的声响，我觉得那不再是一只手，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和我美丽的面庞，相恋了。

2003年1月7日

从云那所建在山里的别墅回到家，是早上六点，推开家门的时候，窗外灰蓝色的光投在客厅里的每一件物品上，死寂极了，我打开所有的灯，按下电话留言机的扬声器，然后转身去给自己冲一杯冷冻的麦斯威尔。在这冰凉的黎明时分，一共有三个电话留言，妈妈的，宴的，还有雷的。

妈妈说她就想跟我讲两句话，爸爸已经退休了，可以拿全工资，心脏病再也没有复发过，姐姐和她对象的事儿差不多定下来了，前两天他还找人来修了一下家里的抽水马桶……

宴说深圳好玩极了，可能还要呆上几天，雷买了菩提根做的手链送给她，很久没这么疯过了。还有，让我帮忙照顾她植在花盆里的石榴。

雷说他回来后直接来找我，他不会强求我。



我没有洗漱就躺在床上，实在太累了，窗帘上的水仙一点点地明亮起来，我感到它们微微地颤动着，似乎是有风在吹，又似乎有在清晨开过的油罐车发出的轰鸣将窗根上的细尘震落，我不知道，但我决不会伏在窗口去巴望什么。就像我听不清老师在讲什么，却总是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听课；就像我一直猜测着那些没有字幕的连续剧的内容，却坚持把音量控制在使淑女保持优雅端庄的范围之内。

我常常窃喜，没有人会怀疑像我这样简单又乖巧的女孩会有什么生理障碍，没有人。到目前为止，只有我的家人知道，我的左耳听力几乎没有，右耳也比常人差很多，但我的成绩一直领先别人，课间也常和同伴讨论前一天晚上连续剧的剧情，和朋友去唱卡拉OK从来都是“麦霸”，同时追我的男孩总是保持在三个以上，但通常我不会让他们进入我的生活，更别说进入我的思想了。上课时，我看着老师的嘴形，跟着老师的板书，斜眼瞥到邻座同学的书的页码，掌握好时机站起来发表几句可以赢得掌声的言论，这样老师就再也不会趁我不备的时候叫我来发言了。有时我真的跟不上同伴们极快的语速，就以嫣然一笑退出谈话，给人留下文静又心思细密的完整印象。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异于他人，从居委会的大妈到每周只见一次面的教授，没有人不对我顿生好感。再一次，我扬起令人嫉妒的嘴角，狡黠地笑了。

我起身去给阳台上的石榴浇水，这时的太阳已经完完整整地升起来了，细细密密的橙色洒在我雪白的脖子上，有点烫，但我还是坚持在阳光里站了许久，我知道我的身体缺什么，一定要主动补上。

我用两肘撑着阳台上的护栏，看这个城市刚刚苏醒的风景，成群的人像被风卷起来一样追赶着即将进站的公交车，从早市归来的中年妇女和老奶奶，每人身上都挂满了各种颜色的购物袋，有节奏的步子显示出她们在清晨充沛的精力。我知道我永远不会过上这样繁忙臃肿的生活，但我一时间竟搞不清楚自己应该庆幸还是悲哀，生活中的我一直在为过上高品质的精致生活而努力，而心里却一直向往和别人一样简单而踏实的生活，有自己的生活圈子，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可以爱一些人也可以恨一些人……眼中的这座城市，渐渐被一层淡淡的光圈笼罩住，变得恍惚而陌生。我默默数着我生活中出现的人，他们的眉眼，他们的微笑，他们对我的所有的好，那些我视作理所当然的大事小事。是的，我需要他们，像矿泉水，像清晨的阳光，像来自四面八方的羡慕与赞扬，但我不能让他们看出来，我要让他们觉得他们更需要我，嗯，是的。

2003年1月9日

雷和宴一起回到家，一进门，雷就一直盯着我，而沉浸在兴奋和疲惫中的宴一直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我说要下厨烧菜给他们吃，宴高兴地跳了起来，我仍然微笑着，说你们好好收拾一下吧，就转身要出门去买菜，雷说要跟我一起去，宴一副得意并且幸福的样子，连连夸着雷越来越有进步了！

雷带上门，一直走在我后面，一路上我没有说一句话，直到走进超市，我被他从后面紧紧抱住了，他的鼻尖抵着我的脖颈，温热的气息唤醒我沉睡的毛孔，我缩着



脖子打了个冷颤，用力甩开他，旁边的人都在看我们，我红着脸跑出超市，一个箭步冲过马路，一辆轿车从我身后飞驰而过，我的心猛地提了一下，雷应该在后面……我回过头，从繁忙穿梭的车流间看见了雷慌张的神情，我停在路边。雷跑过来时，迈着大大的步子。他喘着气，拉住我的手，“莲，我知道你怕什么，宴已经背着我在联系出国的事了，她的心思和手段是你无法想象的，她从来没有喜欢过我，这一点我早就看出来了，既然注定要分开，我决不会让你飞……”

“这就是你找我的理由！”我气急了，雷的话像针一样扎在我的心里，在我的生活里，几乎还没有人像雷这样激动和挑衅地对我讲话，我不知道这一切怎么会突然闯进我的世界。

“不，莲，我喜欢你，你知道的，我是一个简单的人，面对宴的精明和手段我根本没有办法应付，更别说喜欢了……而你，却是最适合我的……”

“我可是看着你们一路走过来的，当初你追求她的那份热情比现在不知道要强多少倍，还不是说不喜欢就不喜欢了，如果两个人从甜蜜地粘在一起到利利索索地分手是这样一件简单轻松的事，那么我宁愿不爱。”说着我要往回走。

“你怎么不明白呢？你和她是不一样……”

“当然，每个女人都不一样，都有你们欣赏的地方，你们同样可以把监视器装到她们家里去呀，厌烦了就再换一个，多轻松啊！”

“好了，我只再说一句话，咱们就去买菜回家！我现在没法给你讲清楚，反正我惟一的原则就是，决不背叛自己的情感，其他的一切，我都可以放弃。”

2003年1月10日

每天早上的睁眼变成一件极为讨厌的事情，因为这些日子以来，我都不曾有过安静香甜的睡眠。我凝望着窗帘上永远不败的水仙，开始回想昨天发生的一切，那些残忍而混乱的片断。

雷的话一直反复回荡在我的耳边，“我惟一的原则就是，决不背叛自己的情感，其他的一切，我都可以放弃。”令我震惊的不是这样的想法和态度，而是他将这一切都不加掩饰地展现在我的面前，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他是一个自私的人，然后明明白白地说他喜欢我……

我反复琢磨着我们对话中的每一个字，依稀记得我用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字眼：“你们”。“你们”是谁呢？我常常这样被自己下意识的做法和语言难住，有时会为一个梦境不可言说的隐喻而恐慌，有时会因一个字眼而堕入无底的深渊。这一次，我意识到自己心里无法突破的内核，从心底我抗拒着所有人，我紧闭心门，没有人可以走进去，这样，才是安全的。但我要的不仅是这些，我需要同学们的羡慕与赞扬，需要男人们的追慕与爱护，需要时不时地窃喜一下。

等一下，云会来接我，但我还是服了有很强嗜睡作用的感冒药，想要狠狠地睡一觉，一头栽进久违的黑甜乡里，下沉，下沉。

昨天云当着雷和宴的面，在饭桌上说要带我去见他的父母，宴跳起来说要干杯



庆祝，雷黑着脸不时地看我的眼睛，那种眼神里明显地流露出对云这个在饭做好后到来的不速之客的无比厌烦，但在饭桌上他还是和云称兄道弟地干了几杯。

几乎是刚把他们送出门，雷就发来短信：“莲，从云父母家回来后，打电话给我。”我盯着这则短信，不是威胁或者挑衅，而是通知。他已经知道，我一定会乖乖地听话。

.....
云的父母都是很和蔼的老人。我站在微寒的夜里，看着云的白色跑车渐渐驶远，抬头望了一下窗户，里面黑洞洞的，宴应该还在和她那帮女友在舞池里high，我拨通雷的电话，他让我在附近的一个公交车站等他。我深吸一口气，裹紧黑色的羊绒风衣，朝约定的地点走去。

6点钟的广州，已经黑透了，霓虹灯占据了整片天空，正是下班的时候，红绿灯安排着人们行走的节奏，我夹在他们中间，一时间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或者迫切地需要什么。

心里的某个角落小声说：“我只是被一股不明来历的力量推向这里的，来这里见一个我熟悉又陌生的男人，我是被动的，我是无辜的！”这个声音一遍遍重复，一遍遍加强，让我的晴空变得干燥而碎裂。我猛地蹲在地上的时候，觉得自己飘在空中，我疯狂地摇头，想要把那个声音逼出我的脑中。我瘫坐在地上，头埋在两腿中间，长发彻彻底底地遮住我的面庞，我开始哭，然后开始骂，云，还有雷，你们这些臭男人，你们在哪里呢？声声说着喜欢我的你们怎么不来救我？怎么还不来啊.....

我哭累了，缓缓抬起头，想要睁眼看看雷是不是已经无声无息地站在我的面前，可眼前的世界早已支离破碎，黄灿灿的金子漫天飞舞。

然后，我理所当然地抱住了疾步走到我面前的雷，他用手指捏着我的耳垂，轻轻地揉着，像哄着刚从恶梦中惊醒的小孩。他告诉我，今天晚上，我们要去一片森林。

2003年1月11日

每一天睁眼，我都要花很长时间来辨认我所处的地点，而今天，我竟然睡在森林的中央，雷的身旁。雷迎着金色的晨光继续酣睡，我看着他倦倦的面容，乱乱的胡渣，情不自禁地伸手掐了一下他的脸，雷歪着嘴，睁一只眼睛看我，然后含混不清地挤出四个字：“生日快乐。”那一刻，我几乎要哭出声来。这一个星期来我所经历的事情，不知要比从前的岁月刺激多少倍，前一天几乎天崩地裂，第二天又柳暗花明。窗外的世界，明朗清晰，看不见一丝裂痕，从这个角度望出去，可以远远地看见观世音菩萨的侧身，周围连绵的山脉，山上密植而葱茏的亚热带植物，将这里化为深绿的海洋。

登山，祈福，烧烤，拍照.....我和雷疯狂地挥霍着晴朗的日子，太阳沉下去的时候，我们坐着租来的摩托车从山顶直冲而下，我靠在雷的肩头疲惫地微笑，我觉得我快要飞起来了。

等车回去的时候，雷开口跟我讲话：“莲，和我在一起好吗？.....莲，你现在



应该明白，宴和云都不是那种安稳的人，他们优越感太强，身边的爱慕者成群结队的，总有一天会踢掉我们。而我们，是最合适的一对。”

我闭着眼睛，依偎在雷怀里，我听得见长途汽车进站和出站的声音，白亮的车灯不时地扫过我们的眼睛，我点头，慢慢地。雷低下头来吻我，我没有拒绝，我喜欢极了这种飘在云雾中的感觉，可以不顾一切只管眼前，可以不计时间尽情挥霍，头脑中开满礼花，整个世界都在加速下沉。

而雷不知道我是个半聋的女孩，不知道我根本不喜欢他，不知道我只能寄生在别人的世界中，不知道我离不开他胜过他离不开我，不知道我在菩萨面前许下的心愿：我要不惜一切代价得到我想要的幸福。

我们在西樵车站的长椅上相拥了一夜，没有等到回广州的班车，半夜里，我醒来几次，雷立刻就问，怎么了？要喝水么？我摇摇头，继续闭上眼睛。整个晚上，留在我记忆里的，扫过我面庞的微风、各种颜色的车灯、长途汽车进进出出的声音，还有雷的体温。

空旷的车场中，我们浮在黑色的海里。

2003年1月12日

当门被推开的那一刻，我感到了异常，天已大亮，可房内的陈设依旧灰蒙蒙的，客厅的电视开着，却不见人影，卧室，厨房，卫生间，在一片狼藉的屋子里，除了悬念和恐慌，什么都没有。

我掏出手机打电话给宴，才发现早就没有电了，我的心一沉，意识到自己似乎错过了什么。我用家里的电话，联系上了宴，电话那头，静得出奇，我问：“宴，你在哪里？”

“手术室，我在外面，云在里面。”

我穿着拖鞋披着风衣冲到马路中央，拦下一辆出租车，我坐在车的后座，从后视镜中看到自己像个疯女人，杂色的长发蓬乱着，面部被疲倦、惊慌和呆滞扭曲着。我捂着脸哭起来，没有一个明确的理由。

我猛烈地晃着宴的肩膀，问云到底怎么了，问了好久，宴都不说话，我瘫坐在地上，尖尖的指头插进头发里面。

手术中……

“你打来电话之前，雷打电话过来要和我分手，他不容我说一句话……”宴说着，走到我面前，蹲下来，让我无法躲过她的眼睛，“这两天你跟雷在一起是不是……”

我点头，我的思维破碎地散布在一大堆事情里面，像一个被催眠的人，宴问什么，我就会说什么。

“雷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会感到可惜的，可是我觉得自己真是失败，和你姐妹一场，在一间房子里住了这么久，居然什么都没有发现。那个看上去天真乖巧的你哪里去了？我真的不敢相信你竟然有这么大的胃口，傍着一个大款还不够……云为了给你庆祝生日找遍了整个广州，然后一人喝得烂醉，他的轿车和一辆大货车撞在一起……”



云的同事在一旁议论着什么，我听见有人在打电话：“对，正在抢救……阿姨，你们过来要几个小时？……没关系，我们会照顾好云的……阿姨，你放心吧……”

我已经不知道自己下一个动作将做什么，不知道以后将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这些人，我很渴，很困，很需要一个人来抱紧我，我简单地在脑中搜索了一下，没有人可以抱我……

手术室的门开的时候，我仍然坐在地上，我看见所有的人都涌向门口，各种声音嘈杂成一片，最后都汇成一片哭喊，我用尽全力站起来，也朝那边跌跌撞撞地走去，但我根本挤不进去，在我被不知谁脚绊倒之前，我看见了蒙在云脸上的白布单，上面有零星的血迹，还有云深深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无比温存的唇。

人们追随着那张推远的病床，远我而去，没有人安慰一下我，没有人。我望着窗外被灰雾笼罩的广州，有一丝奇怪的念头闪进我脑中，它让我想要狠狠地笑出声来。在那层灰雾下面，是一个充满着诱惑的世界。

呵呵，嗯，我可以按照一种世俗所推崇的方式，继续我优质的生活，继续一丝不苟地摄取所有的营养。

我魂飞魄散地从没有尽头的楼梯上往下走，静极了，我的塑胶拖鞋啪嗒啪嗒地响着，敲打着日光暗淡的正午。然后，我停下。

面前的这个人，三接头皮鞋，卡其布夹克，是雷，是雷，是雷……一股热流从我脚底蹿上头顶，遁逃而走，我疲软地倒在他身上，攥紧雷的衣服，合上眼睛。

道别

我喜欢这样的天气，她那样温情，那样冷静，提醒我水中有故事，雨中有回忆。我不愿打伞，不肯躲雨，甚至希望雨水将我全身浇透，在雾里眺望天堂。

在雨雾里前行的汽车开不快，晃晃悠悠地震得玻璃哭了起来，一股股泪水夺眶而出，流得面容支离破碎。我摸摸她的脸，为她擦干泪水。她平平的面庞冰冷如死，但很快又酿满了泪，我转过身，只听得见缓缓的啜泣。

开门，下车，抬头，一眼望见了蝉，娉婷地伫立在雨里，她也没打伞，长发湿漉漉地依傍在额间与两颊。我慢慢地走过去，站在她身旁，相视无语，她的眼神告诉我她想对我说话，而我却低头吻了她。

我们都仿佛窒息了，然后便继续相视无语，在雨中喘着粗气。她没有拒绝，也没有责怪我的鲁莽，眼中却充满疑惑，这不是你呀阿楞，以前你连我的手都没有牵过，矜持的你从来没有这样的勇气，阿楞告诉我你这是怎么了？

我直直地盯着她的眼，我很想在雨中吻你，即使大雨滂沱。

雨下大了。雨点连珠，雨线密织，雨幕成片，大雨滂沱。我不得不开口说第一